



会飞的软木塞

〔瑞典〕巴布鲁·林格伦 著

〔瑞典〕爱娃·埃里克松 绘

王梦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会飞的软木塞

[瑞典] 巴布鲁·林格伦 著

[瑞典] 爱娃·埃里克松 绘

王梦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7107

KORKEN FLYGER

Text © Barbro Lindgren 1990,

Illustrations © Eva Eriksson 1990

First published by Rabén & Sjögren, Sweden, in 2006.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Rabén & Sjögren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飞的软木塞/(瑞典)巴布鲁·林格伦著;
(瑞典)爱娃·埃里克松绘;王梦达译.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17

(银色独角兽)

ISBN 978-7-02-010813-8

I. ①会… II. ①巴… ②爱… ③王… III. ①儿童小
说-中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0435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尚 飞 汤 淼

装帧设计:李 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9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813-8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3
第五章	41
第六章	47
第七章	55
第八章	62
第九章	71
第十章	77
第十一章	86
第十二章	94

第十三章	102
第十四章	113
第十五章	123
第十六章	130
第十七章	144
第十八章	151
第十九章	164
第二十章	171

第一章

天已经黑了很长很长时间，长到大家开始怀疑黎明究竟会不会到来。黑暗仿佛一床密不透风的被子，严严实实地笼罩住汉斯王国的大地，连一丝星光都透不进来。

可是黎明终究还是来了。淡去的黑暗中，逐渐显露出树林、海滩、草地和沙坑的轮廓。汹涌而壮丽的月光河也慢慢清晰起来。整个汉斯王国仍然陷在酣睡之中，只有马克精神奕奕。天刚蒙蒙亮，他就迫不及待地驾驶摩托车冲了出去。直到为沙坑拉力赛做完热身准备，他才意犹未尽地返回麦片铁罐。

突然，铁罐外传来一声响亮而沉重的撞击，其中还隐约伴随着窸窸窣窣的刮擦声。

“是谁这么冒冒失失？小心我的铁罐！”马克嘟嘟囔囔地抱怨着，从铁罐里探出脑袋。他突然愣住了。

“别告诉我你是松塔，松塔可不长你这样！”过了好一会儿，马克才试探地说。

“我就是松塔。”对方说。

“哼，那我还是熊大叔呢！”

“我是悲伤松塔，葬礼上用的那种。”对方坚持道。

马克瞪大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面前这颗硕大的松塔。

“你腰上挂的是什么？”

“是一条丝带。”松塔解释道。

“上面写的什么字？”



“安息吧。”

“那你究竟是怎么过来的？”

“我被抛弃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刚。然后我滚啊滚，一头撞上了你的铁罐。瞧，我身上还有鳞片呢！”

马克凑近些，仔细瞧了瞧。

“你这也叫鳞片？！大山雀的羽毛都没这么夸张！对了，你原来住哪儿？”

“我和月桂叶还有百合花一起住在花圈上。”悲伤松塔不好意思地说。

“那你对突突有兴趣吗？”

“突突？”

“就是摩托车发动的声音……突突……突突……”

“没什么兴趣。”悲伤松塔老实地答道。

“冲锋联盟呢？”

悲伤松塔摇了摇头。

“那你究竟对什么感兴趣？”

“非要说兴趣的话，应该是葬礼吧。”悲伤松塔沉



思半晌后说道。

他向马克的麦片铁罐投去充满渴望的目光。

“我能和你一起住在罐子里吗？”

“想都别想。”马克回绝得很干脆，“你的鳞片会刮坏摩托车的。”

悲伤松塔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失声痛哭起来。

“我就这样被抛弃了，又孤单，又无助。亲爱的橡胶猴子，求求你收留我吧。”

悲伤松塔抽抽搭搭哭个不停，马克很为难。

“嘿！我想到一个好办法！蜂窝煤也喜欢葬礼，你可以去纸箱学校和他住在一起。快上车，我带你过去！”

悲伤松塔立刻擦干眼泪，以出乎意料的轻盈姿态跳上摩托车后座，跟着马克飞驰而去。

摩托车在纸箱前戛然停下时，睡眼惺忪的蜂窝煤刚刚探出半个身子。确认过松塔的身份后，他为对方的体型表示由衷的惊讶。

“快瞧他身上的鳞片！”马克说。

“不可思议。”蜂窝煤喃喃自语，赶紧翻出《苍鹭



和鹳鸟》想找点儿类似图片，结果一无所获。

“既然你是葬礼用的松塔，那肯定和我一样喜欢葬礼啦！”听完马克的介绍，蜂窝煤不由得喜出望外。他先给悲伤松塔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礼貌地将对方请进纸箱。趁着他们热聊的机会，马克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悲伤松塔环视纸箱学校四周，神态有些拘谨。他从未见过啃成这样破破烂烂的教科书，不过话说回来，他从来也没上过学嘛。

“悲伤松塔先生识字吗？”蜂窝煤饶有兴趣地问。



“我只认识挽联上的字。”悲伤松塔答道。

“那也不错嘛。”蜂窝煤满是鼓励的口吻，“你对树枝感兴趣吗？”

“不怎么感兴趣。”

蜂窝煤叹了口气。

“那坑呢？”

“你是说地上挖的坑？埋棺材用的？”

“算是吧。”

“我太感兴趣啦！”悲伤松塔显得格外活跃，“这可是我最大的爱好之一。”

蜂窝煤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悲伤松塔的脸颊泛起幸福的红晕。

在拥抱的激励下，悲伤松塔鼓足勇气问道：

“我能和你一起住在纸箱里吗？我孤孤单单的，没有家，也没有朋友。”

蜂窝煤一脸为难。这可行不通，纸箱太小了，光住他一个就挺挤的，再说，他从来都习惯单独睡。

悲伤松塔又开始抽抽搭搭起来。

等等！蜂窝煤想到一个朋友，一只聪明的麝鼠，

借住在他那里一定没问题——前提是要能挤进又小又窄的洞口。于是他们一起向麝鼠家走去。

他们到达的时候，麝鼠刚收拾好床铺，正在洞口外拍打那块红色毛毡。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麝鼠，这位是悲伤松塔；悲伤松塔，这位是麝鼠。”蜂窝煤礼貌地说完，麝鼠突然向悲伤松塔投来炽热的目光。

“这位松塔先生该不会是从俄罗斯来的吧？”





“不，不。悲伤松塔先生是从葬礼上来的。”蜂窝煤赶紧解释道。

“这样啊，欢迎光临。”

“他以前住在花圈上……”

“不过后来被抛弃了……”悲伤松塔插了一句。

“然后就撞上了马克的铁罐。”蜂窝煤简短地概括完悲伤松塔的身世经历。

“松塔先生腰间系的丝带真漂亮，上面写着什么？”麝鼠来了兴趣。

“它飘到后面去了，我现在看不到。”悲伤松塔抱歉地说。

蜂窝煤和麝鼠将丝带上的文字拆读出来。

“宝盖头，女——自，心字底——口字旁，巴。”

太美了，简直就是一首诗。

清理完毛毡后，麝鼠准备返回洞内。

“等一下！”蜂窝煤叫住他，“悲伤松塔先生想在你家借住几天。他孤孤单单的，没有家也没有朋友。”

“谁有家啊，”麝鼠嘟嘟囔囔抱怨起来，“在俄罗斯的时候，我和三十九个兄弟姐妹挤在一起，那才是

我的家……”

“你怎么没有家，你的洞就是你的家。”蜂窝煤赶紧打住话头，以免麝鼠越说越伤感。

“就算是吧。”麝鼠做出了请进的姿态。

才刚开始往里钻，悲伤松塔就被洞口牢牢卡住，进退不得。蜂窝煤和麝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拽出来，借住麝鼠家的计划又一次泡汤。

麝鼠继续清晨大扫除的工作，蜂窝煤和悲伤松塔接着往前走。

突然，蜂窝煤的脑海里冒出一个绝妙的点子。悲伤松塔应该和冷杉果、小松塔他们住在一起才对——住在球果牧场！

他们一路小跑奔向球果牧场。冷杉果不知受了什么惊吓，一个个紧挨着蜷缩在角落里。

“他们的脑子不太灵光，所以别和他们讲大道理。”蜂窝煤小声叮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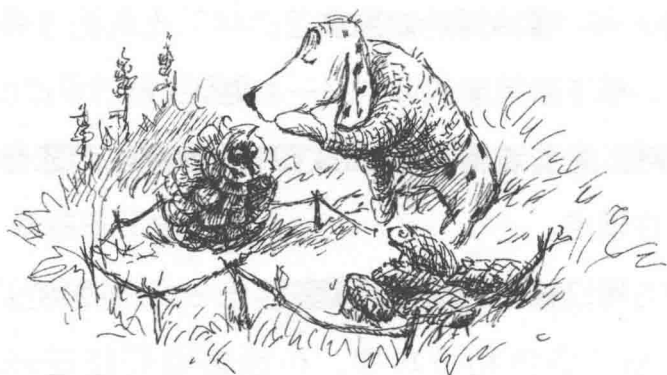
悲伤松塔简单自我介绍了一番，冷杉果则一个个愣在原地。

“轮到你们了，说说你们都叫什么吧。”蜂窝煤鼓

励他们。

“我们都叫什么……我们不叫什么……没什么好说的。”

“我说的吧，”蜂窝煤压低声音，“他们的脑子只有一丁点儿大。”



就在悲伤松果忙着安顿新家时，蜂窝煤努力向冷杉果们解释这位新成员的身份。尽管最终也没闹清楚，但冷杉果的情绪总算是稳定下来，蜂窝煤这才放心地返回纸箱。

纸箱学校已经停课相当一段时间，为了迎接重新开学，蜂窝煤特意将所有的课本舔得干干净净，湿湿答答的。只不过对于纸箱学校传授的狗类知识，大家

早就提不起兴趣了。熊大叔也好，小丫也罢，谁都不愿意练习叼树枝或是保持端坐姿态。

正当蜂窝煤苦等学生的时候，汉斯驾着小推车出现了。

“嘿，蜂窝煤！瞧我找到了什么！”汉斯一边兴奋地嚷嚷，一边将悲伤松塔高举过头顶。

“这是我先找到的。”蜂窝煤反驳道。

可怜的悲伤松塔一脸不情愿。

他刚从吵吵闹闹的冷杉果堆里感到一点儿家的温暖，就被扔进小推车，又一次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就在悲伤松塔抽抽搭搭的同时，蜂窝煤向汉斯简单介绍了他的悲惨身世。

“我就是闹着玩玩嘛，一会儿就把他放回去。”汉斯挠挠头。

“他可不能拿来闹着玩，他是葬礼用的松塔。”蜂窝煤说。

悲伤松塔向蜂窝煤投去感激的目光。

“那我们就玩葬礼的游戏，总行了吧？”

蜂窝煤耷拉着眼皮的眼睛里闪过一抹兴奋的光。但想到还有两根重要的树枝要埋，他也不好立刻表态。

“改天吧，”他说，“学校放大扫除假的时候应该可以。”

汉斯将悲伤松果送回新家时，球果牧场里的冷杉果们显然又一次受到了惊吓——他们已经把新成员加入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